

植物脸谱

黄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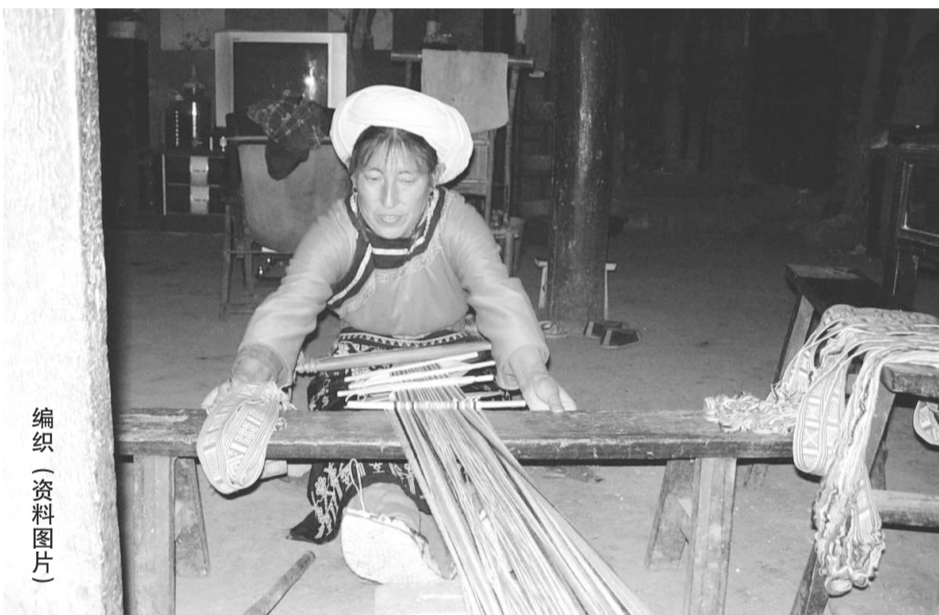
王族友

黄麻，许多人可能都很陌生。其实黄麻是一种绿色开花植物，它的纤维是编织绳子最好的材料。我们小时候，农村干活用绳子的地方特多，尼龙绳还没有出现，所有的绳子基本都是用黄麻编织的。我祖父是编绳高手，每年都负责为生产队编绳，因此我家每年都要种一些黄麻。

有几年，可能是麻绳用量太大，我家的院子里，乃至房前的空地上，都种上了黄麻。这东西生命力超强，生长特别旺盛。种下黄麻籽，两天就会出苗，开始时跟芝麻没有差别，十天半月，它就长得跟我们差不多高，两个月后就蹿得比屋檐还高。这时，我家那几间破草房就掩映在黄麻织成的青纱帐里，在外面已很难看到

捋掉顶端的叶子和花蕾，然后放入口塘里，压上石头，让黄麻浸泡在水中。门前的麻垄很快会被平整好，这儿又恢复了往昔的空旷，几间茅屋失去了黄麻的荫护，突兀地挺在那儿，乍一看，显得分外的高大。

黄麻泡了半月，祖父就将它们捞起，一根根的剥下皮来，然后落下一地麻秸。麻秸可是个好东西，细、长、轻、而且直，白白净净的，加上容易裁折，是我们最合适的玩具。开始时，我们只是用小刀在麻秸上刻刻画画，还真的越刻越上瘾，最后发展到把麻秸上刻满图案，再涂上红墨水或者蓝墨水，一根麻秸杆就变得五彩斑斓。后来把麻秸截成一寸来长的小段子，再用麻线穿起来，就成了“象牙项



编织（资料图片）

房子，一家人无论是到田里干活，还是到门口塘里浆衣洗菜，都只能从黄麻地沟里择路穿行。

三伏天，正是黄麻生长的高峰。黄麻又高又密，挡住了炎炎烈日，呵住了叶荫里的一丝清凉。鸡鸭特喜欢呆在里面，三五成群，自得其乐。饿了，就在黄麻荫里悠闲地啄食；饱了，就懒洋洋地蹲在这儿梳理着羽毛；累了，就匍匐在地闭眼打着盹儿。当然，喜欢钻在黄麻层中的还有我们这群孩子。黄麻跟竹园里的竹子相似，但竹园里地上总有一层厚厚的枯竹叶，枯叶下面往往会藏着竹签，稍不注意就容易戳到脚；还有拱起的竹鞭，经常将我们绊倒，被竹签戳得鲜血淋漓。所以进竹园我们都得小心翼翼，谁也不敢任性。黄麻地就不一样了，地上没有落叶，随你光脚在里面怎么跑，都不怕脚底板被啥东西戳伤。加上黄麻的茎杆光滑柔软，又没有虫子，正适合我们钻过来钻过去。白天，我们钻在里面“捉特务”“躲猫猫”“埋地雷”，有时吃饭都要把碗端到地沟里，躲在麻荫里吃着，饭才香。晚上，这里又是纳凉的好去处，掇一条大板凳，往地沟里一放，人躺在上面，蚊虫振振，凉风习习，有时透过密叶罅隙，还能看到闪烁的星星，有时伸手就能抓到一闪一闪的萤火虫。

白露一到，黄麻的叶子迅速褪去了翠绿，茎秆变得青里露白，顶端开起了米黄色的小花，黄麻收获的时候到了。祖父将黄麻连根拔起，捆成一捆一捆的，

链”；有时把一半染红，穿成红白相间的长链子，在门楣上挂成一排，就是最原始的门帘，也还分外好看。

祖父闲下没事的时候，如果他高兴，就用麻秸替我们拼小动物，印象中，他拼的马最传神。我们孙辈几个经常为得到祖父的工艺品而争得面红耳赤，有时还拳脚相向，惹得祖父动怒，就把做好的东西高挂在墙上，言下之意，谁都拿不到，但谁都能看到，自己想办法。于是，我们就依样画葫芦，学着自己做。好在有的闲工夫，天天做小动物，满意就留着，不满意就毁掉，反正麻秸有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渐渐地，我们模仿着做了好多小动物，鱼呀鸭呀蚱蜢呀我们都会做。我做得最好的就是鱼，山里表哥家过年无鱼，就把我做的麻秸“鱼”拿了两条回家，挂在大门上，寓意年年有余。祖父见我们玩得上瘾，做得认真，又用麻秸教我们扎灯笼。他扎过一个兔子灯，装上了圆木轮子，用麻线拉着就能跟人跑，晚上插上蜡烛点亮，拉着就更威风了！我们也跟着做，还别出心裁地“研发”出了鲤鱼灯、天鹅灯、元宝灯等等。那年过年，我们每个小伙伴都拉着一个灯笼，在门口场地上跑来跑去，流光溢彩。

祖父辞世后，家里就不种黄麻了。后来经久耐用的尼龙绳代替了麻绳，就再没见过种黄麻了。黄麻离我们渐行渐远，但黄麻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却记忆犹新。

流年碎影

小孩子

刘双五

小时候我在一个校园里生活，这是县里名气最大的学校中的一所，我爸妈是这个学校的教工。直到十二岁小学校毕业进了中学，我度过的时光像一条清澈的溪水，日日欢快地奔流。

一株沙朴树，我不知攀爬过多少次，有时还攀爬上好几丈高结紫黑桑椹的桑树。我那个时候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是爬树。

学校饲养两排圈舍黑猪。我爸爸春天买来水葫芦投到水塘中繁衍开来作猪的饲料。在圈舍上搭木头架子，栽南瓜秧。祖母淘荠菜打肉片鸡蛋汤，肥嫩鲜美。我妈妈不屑吃，会用很粗硬的口气说：“家菜都吃不了，还吃什么野菜！”

木工在小孩子脸上画黑胡须，我妈妈见到，一笑了之，但她也有被激怒时候。油桐花开灿若云霞，秋天我们小孩们趁大人不备，偷摘了那圆滚滚的油桐果当皮球用脚踢着玩儿！

“庭贵，庭贵！”面前这人白头白发眉毛白胡须就是庭贵，我认识时是头发还没有白的中年开水工，锅炉房常见他用机关关住的黄鼠狼、野兔子和剥下的皮张。我了解这人是一个土著，他爸爸是火伙，八十年来他在这校中出生长大。这学校旧事他自然知道很多，可时间一长，我知道真一点不比这人少。

蟪蛄静伏阴暗角落，小孩们唤作法海，哈哈，《白蛇传》中的禅师就是这样神气吧。丢石子，挑翻它，不多久，又翻身伏在那。校工们打狗成风，不问什么，拿肉骨头诱到院中把门关死，各人拿一根大毛竹杆子昏天黑地一阵穷追猛打，打死了剥皮开膛破肚，殷红狗肉就是犒劳，有人单要狗腿肉。

没上学，撞见二爷，远远地就笑呵呵冲我发问：“小牛要穿鼻子了吧？”我也就只那么远远地浅浅地回抛一个笑脸，并不答话。我懂他的那一点意思，上了学就没有这样快活自由。说起来真是好笑，他排行老二，一个侄女长得如花似玉，谁娶了自然喊他二爷（当地土白，即二伯、二叔）。大家也许全在想吃豆腐吧，英雄所见略同地一见了就喊二爷。

小学校就在附近，课间的十分钟，我可以从小学校到我家跑一趟来回。有时跑回家去不特是为了想要知道早上出门时伏在窠里的番鸭和鹅下了蛋没有，有时又只为了惦记到家

中抱窝孵蛋已有二十一天了的那一只母鸡翼下，是否又新有了破壳而出的叽叽叫着的小鸡雏。土路天气晴朗时坑坑洼洼，落了雨，不知道滑倒多少人。

小学校老师是我生活的那个学校的学生，很客气，我们学习都不坏，有人非常优秀。

时间许可，我们就有时绕着不常走的很远的小土路去上学，放了学就又故意绕了远道回家。

路上可见农夫，赶集人，卖货郎，钓鳊人，疯子，新娘子，乌黑棺木……；有人下到黑臭泥水里笨拙地在扒泥鳅，见人走来，必抬头笑笑，用一口生硬赣语土白说：“我是太空闲了才这么地来扒着玩儿！”

我小时候既然生活在这一个校园中，自然就有许多机会接触认识这校中的许多人。他们大多经历大风大浪的，出身又各个完全不同，胸襟，学识，阅历，素养的阔大丰广，每一人都可写出一部厚得惊人的大书。

伍伯伯来这校前，在一个邻县做民国县政府警察局长，见我必躬身轻拍我肩膀，轻摩我脑袋，故意讲小孩子气的话，更更是当军需官，有人记得他跨高头大白马的雄风。我姨父的爸爸生意蚀本发疯癫死掉了，他十三岁出门作朝俸，他二十八岁来在这校做会计时，已与几个同事服务过几个县的中学。他允许我在他那儿无法无天地翻箱倒柜，胡作非为，把住处弄得一片狼藉而不发怒。我同一年逾五十的老先生面红耳赤地激烈争论一个整晚，这个先生用他很长拖音的土语客气的说话，一点儿不见厌烦（他是望江县华阳人）。

我那时也常常同妈去到邻近石板街上赶集，乡间还有我不少本家和亲戚。我对这一个校园最熟悉，集镇与乡村，我也并不陌生。

我襁褓时睡我爸爸腋下，他怕压坏了我，出门必不空手，每次带一两包小零食。在我襁褓时候，一次大家看戏买甘蔗吃，他说：“给我儿子来一根吧！”我那时哪能吃那个东西，结果自然成了我妈妈战利品了。

我大哥是极聪明又极勤奋的一个人，从小见多识广，念书时又念得极好，活得极富有又极潇洒，我爸妈常引以为豪。我却必然给他们失望。我那个大哥自然算是个熟知我的人，他就毫不隐晦不止一次表达对我的遗憾和失望。